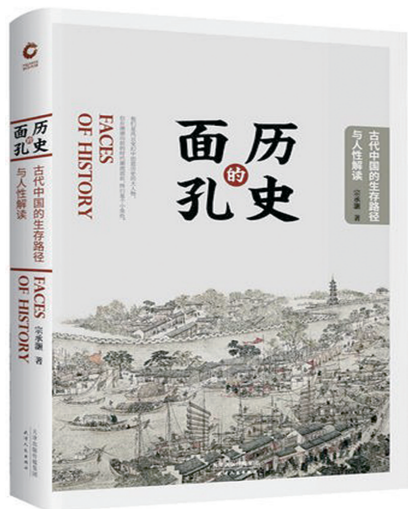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一种历史的面孔刻满执着

——读徐涛的《历史的面孔》

禾刀



《历史的面孔》
徐涛 著
中信出版社

历史名人浩如烟海，唯独挑选容闳、梁启超、陈天华、蒋百里、孔祥熙、吴宓、唐绍仪、顾维钧、杨步伟这么九位人物汇聚成书，作者徐涛自有一番道理：“他们的功业未必是为天地立心、为万世太平，但是他们也曾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个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们的故事似乎更接地气，他们有着寻常人的选择、普通人的烦恼，他们的求学进取、儿女情长、人生选择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贴合实际的启发”。

就笔者而言，本书所涉九位人物除了杨步伟其他也算耳熟能详。杨步伟婚前的人生相当精彩：主动退掉姑舅表兄的订婚，中国第一位女性医学院院长、中国第一位女性医学博士。杨步伟婚后其实也不差，比如在美国推出的《中国食谱》一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作序，该书“前前后后再版27次，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。许多人也是由这本书重新认识了中国”。杨步伟自身散射的光芒其实本就照人，只是常常被掩映在清华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、丈夫赵元任的光环之下。

杨步伟的人生透射出无所畏惧的“执着”二字，只要她看准了的，总会一往无前，哪怕刀山火海也毫不畏惧。杨步伟在放弃国内蒸蒸日上的事业，陪同丈夫赵元任前往美国求学的日子里，面对先前计划的陡然落空，她无怨无悔，反倒一方面开导丈夫克服眼前困难，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生计，最终携手度过艰难岁月。赵元任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，但如果没有杨步伟这个“半边天”，后果着实难料。

历史在每个人的脑海都有一个投影，这个投影落在本书作者徐涛的脑海里则是“执着”二字。虽然同因执着，但本书九位人物执着又各有不同：梁启超为

追求中国的现代性，不惜与“志不同道不合”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；蒋百里有志于强军救国，无奈保定军校派别丛生，于是拔枪自裁；唐绍仪虽然后来死于锄奸队的斧头之下，但作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，他在南北兵戎相向的关键时刻，不顾手握重权的袁世凯那一己私念，在民主共和方面立下汗马功劳；顾维钧则是天生的外交家，在弱国时代，运筹帷幄，充分利用一切资源，想方设法为国家争取权益。

如果说梁启超、蒋百里、唐绍仪和顾维钧等人凭借各方面的才华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，那么，陈天华留下的则是生命的沉重分量。陈天华自幼家贫，面对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，他却效法汉时霍去病“匈奴未灭，无以为家”，以“国不安，吾不娶”婉谢湖南巡抚赵尔巽抛来的橄榄枝。陈天华蹈海报国之时只有30岁，但他以死唤醒国人之举，名留青史。

徐涛将容闳作为开篇文章，相较于后来的大师辈出，容闳在学业方面似乎稍显逊色。但容闳是近代我国第一位前往西方深造的学子。学成后，容闳回到国内，先是努力实业救国，后又教育救国，并促成了在近代历史上造成巨大影响的清代幼童留学的伟绩。本书中写到的唐绍仪就是第三批留美幼童。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，容闳无疑具有开创意义。开创意味着启蒙，同时也意味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愚昧。

九人中，吴宓更像是一位纯粹的学者。纵观“哈佛三杰”之一的“吴宓先生的一生，他似乎一直在和主流唱反调”。尤其是，在那个被政治运动打倒的特殊岁月里，仍旧不忘努力联系陈寅恪，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利，足见其凛然风骨。本书还提到一个有些特别的人，那就是孔祥熙。此人虽不乏争议，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，危难之际，正是他力挽狂澜，力克重重困难，统一币制，为打破军阀割据打下了经济基础。

人无志不立，事无恒不成。本书所述九人，都曾是“才”倾一方的时代精英。他们虽无法比肩历史伟人叙事，但他们的教育观、金钱观、幸福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。正因为比别人更坚信自己的那份执念，他们才可以“身段可以柔软，身份可以多变，使命却始终如一”，他们才会走得比别人更远，并最终将这些执着一一镌刻在史册上。

神山与传说、历史同在

胡艳丽

古老神圣的天山横亘于新疆大地，博格达山脉位于新疆北天山东段，其最高峰博格达峰坐落于阜康市内天池南侧，巍峨缥缈，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，也曾是历史上环博格达周边部族、商旅行客、文人墨客心中的朝圣之地。

神山脚下，来过无数人，留下无数故事。他们是塞人、月氏人、乌孙人、羌人、龟兹人、楼兰人、匈奴人、汉人，历史的大风吹过，秦汉邈远，魏晋南北朝的英雄们又吟啸而来，鲜卑、柔然、高车、吐谷浑人来了，而后风入隋唐，突厥、吐蕃、回纥人来了。

他们威武、神秘，他们来了，留了，走了，谁是谁，谁融合了谁，谁征服了谁，早已成为并不明朗的故事，无数汉人的血液融入这些民族，这些民族的血液又丰富着汉人的基因。我们来过，我们又走，我们彼此走进，又彼此淹没。

《神山博格达》作者赵明鸣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，梳理“天山”“腾格里”“博克达”一脉的地理、神话、历史、文化谱系，在错综复杂的史料、文化、民间传说中，将古代民族对天的信仰，与元、清两朝对华夏传统祭祀文化的传统，以及环博格达山的风物人情予以图文展现。从上古《山海经》到《汉书》，再到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从各少数民族记事到清王朝对圣山的隆重祭拜，从今时天山文物、石崖壁刻，到今天分散于天池景区的各种自然风景，洋洋大观，娓娓道来。

正如作者所言，不同时期，都有包括汉人在内的不同民族的人进入新疆，多民族人的骨血在这里融合，多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碰撞，让这里文化丰饶，不能单用哪一个民族的语系来为这里的历史文化解码，稍一深读，就会发现那么多民族的语言，在这里，在某一个具体的词汇中，融为一体，比如“腾格里”，虽然各民族的读法略有不同，却又如同一母语里分散四野的声音。

腾格里，是为天的意思，又可引申为颠、天堂、神、偶像、天空等众多意思，天既幻化养育了诸神，也可将之看成众神之神，拥有洞察一切、掌管一切的威力，汉文化中的敬天，也就在于这对天的无限想象之中，高远、广博、包容，人间一切善与恶的行、思都在上天注视之下。

将一片山城，命名为天山，那应是世人对其最高的礼赞。

天山最唯美的故事，莫过于穆天子和西王母那一场人神相遇。人间天子壮志凌云，乘八骏之马，向西驰行，来在天山脚下，望云峰缥缈，冰玉圣洁之处，动了朝圣之心。在《穆天子传》中，西王母自称天帝之女，此时，她不是那个细腰豹身虎牙的异兽，而是化成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女神，面对穆天子，悠悠吟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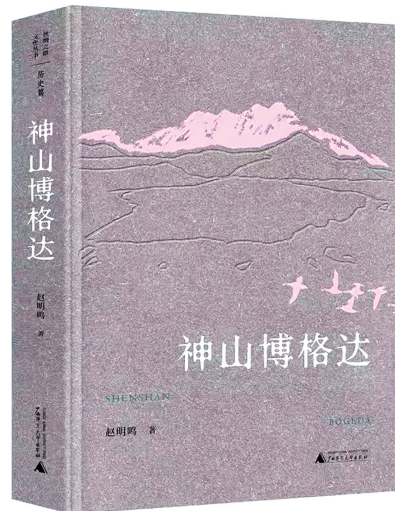
你征战天下，山高路远，此番归去，相见可还有期？我

为天帝之女，守此天山门户，与兽同群，与鸟共处，我将向天祈愿，愿你福寿绵长。这瑶池圣女仙姿天颜，纤手玉指，云鬓生香，行动处白云飘飞，群鸟环唱，一歌一吟，真正的天籁之音，然这人间帝王，虽许三年安顿家国，再复相见，却不知这人神殊途，那一见便成人间绝唱。从此，西王母脱去《山海经》中的兽相，成为人间声声相念的神女，瑶池仙境也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终不能至的心海幻境。

天山天池镶嵌于博格达峰半山腰，只是不知那令人迷醉了几千年清清凉凉的瑶池水，是哪一处“海子”。

神话缥缈，源出人的想象。但关于环神山博格达周遭，人间也有无数信史，可以将今人的目光拉向邈远的历史时空，《史记》记载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，过焉支山，千余里，击匈奴。《汉书》记载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，与右贤王战于天山，斩首虏万余级。历史风烟弥漫，战争绵延不绝，神山脚下，各民族曾经挥刀相向，也曾血脉融合。在清朝，乾隆皇帝将博克达山列入官方祀典，以告慰山川的方式，威服四海，彰显大清主权，凝聚民心，千百年往事翻过，战乱翻过，留下的仍是高山圣洁，天山水清淅淅，玉质冰心，千万年不改。

我一直是喜欢神话的，也喜欢去追寻各个民族的传说、历史。虽不曾拜服于天山脚下，不曾到达博格达神山，但那天池、雪峰、云谷、森林、草原始终都在心中。在《文人笔下的神山博格达》一章中，自元初至清末的文人墨客，以争齐斗秀之笔，将天山之神、奇、秀、丽，写得美轮美奂，其中妙景连连，如仙幻之境。奇石朗月争辉、仙鸟灵兽竞姿，一脉寂寂深山，内中却别有天地。从红山顶望博克达山，三峰积雪，高插云霄；从白杨河望博克达山，“万丈琉璃屏，激射日光冷”，横看成岭，纵看成峰，百态千姿，确为神在人间的宫殿，人间通往天堂的门户。



《神山博格达》
赵明鸣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